

婺剧新老《断桥》之比较

王向阳

《戏剧的钟摆》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

-

以技夺目还是以情动人

——婺剧新老《断桥》之比较

儿时在老家看民间剧团演的婺剧《断桥》，小孩子喜欢凑热闹，只是“狗看花被单”，觉得白蛇和青蛇背上插着两把剑，感觉很威风，当双手举起水袖披裙时，造型怪好看的；时隔三十年，当我通过视频再次看到老版《断桥》（倪志萱饰白素贞、朱珠凤饰青蛇、朱元昊饰许仙）时，仿佛是久别逢老友、他乡遇故知，深深地被这曲缠绵悱恻的爱情悲歌所吸引和沉醉。比起誉满菊坛的新版《断桥》，心中不免漾起一丝惋惜之情，于是想起了两个字：“戏”与“技”。

说起戏，总离不开技，传统戏曲表演的“四功五法”，蕴含了许多技巧，无技不成戏，所以叫“戏不离技”；说起技，更离不开戏，因为这些外在的技巧，只有通过内在的感情，才能演绎有血有肉的人物，感动观众，所以叫“技不离戏”。“戏”与“技”虽然是相辅相成的，但不能等量齐观，毕竟技巧是外在的，戏情是内心的，戏情为主，技巧为宾，技巧是为戏情服务的。我们不妨把“戏”与“技”作为圭臬，来衡量一下新老版本《断桥》的成败得失。

老版《断桥》是一出缠绵的情感戏。三个人一台戏，白蛇、青蛇、许仙之间的感情，复杂微妙。许仙对白蛇有爱，所以“下金山，越过了重重峻岭，寻娘子，哪顾得崎岖难行”，更有悔和愧：“想我与娘子恩情非浅，悔不该听信法海之言，私上金山烧香，连累他们受尽苦楚”；对青蛇是心存恐惧，担心不肯轻易饶恕自己：“怕只怕，小青儿不肯轻饶人”。青蛇对许仙的恨，是恨铁不成钢；对白蛇的爱，既是姐妹之情，更是忠心护主。最微妙和复杂的

是白蛇，一边是深深挚爱的丈夫，一边是患难与共的姐妹，当青蛇对许仙怒目而视、举剑相向的时候，像夹心板一样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成为感情戏最丰富、也最难演的一个角色。对于负心的许仙，白蛇和青蛇的态度迥然不同，如果青蛇是金刚怒目式，那白蛇是慈眉善目式。在许仙出场之前，白蛇足足用去了15分钟，淋漓尽致地表达对许仙的哀怨之情：“怪许郎，不念夫妻情谊厚。怨许郎，把白首之盟一旦丢。千恩万爱顷刻尽，一片真情付东流”，

“许郎啊许郎，你为何这等薄情。你不念妻子万般苦，也须念腹中骨肉情”，这里没有一点恨。当许仙出场之后，因为白蛇心中还有爱，所以，更像一个母亲对做错事的儿子、大姐对不懂事的小弟：

“我和你，风雨同舟结成婚，同甘共苦三年整。谁知你，偏偏把那谗言信，轻弃了海誓与山盟。我为你，成家立业费尽心；我为你，盗取仙草去昆仑；我为你，受尽颠沛流离苦；我为你，金山寺前动刀兵”，三个“我为你”，一个比一个低，唱到“我为你，受尽颠沛流离苦”时，简直是如泣如诉了；直到唱第四个“我为你”，

“金山寺前动刀兵”，调子一下子拉高了，那是对法海的恨。在白素贞对许仙倾诉衷肠，表达矢志不渝爱情的过程中，整个音乐低回婉转，如泣如诉，前后台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对于刚直的青蛇，白蛇一方面感激她的忠心耿耿和义薄云天，另一方面又担心她过于鲁莽冲动，伤害许仙。在老板《断桥》里，白蛇把这种微妙的感情演绎得细致入微，丝丝入扣，真正做到以技演戏，以情动人。

再来看新版《断桥》，变成了一出火爆的动作戏。在处理“戏”与“技”的关系时，似乎还有值得商榷之处。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位外地观众绘声绘色的描述吧：

当台上类似京剧锣鼓“急急风”敲响时，从金山寺逃出来的许仙上场了。只见他一小段仓皇急促的唱，伴了碎步和舞得人眼花缭乱的水袖，接着又一个“抢背”，冷不丁再来个空心跟斗……那一抢，一跌，一抖，让我眼前好一亮！掌声，绝对发自观众内心的“巴掌”，就轰然而起。

紧接着，白素贞和小青上场。一个是爱恨交加和身怀分娩前的阵痛，一个是对负心贼的切齿之痛，两人随着高亢的快板唱腔，跑起了碎步圆场，加上许仙，三人各循其道。只见落魄小生慌不择路，青白丽人如冰似水，不知三人相见如何？

果然精彩还在后头，许仙终于撞上白娘子和小青：小青拔剑相向，非要杀了负心人；白娘子对许官人又恨又护，插在中间要为官人挡剑；那许仙早吓得面无血色，抖住一团。三人穿插造型，唱腔一板紧扣一板，板板相追如钱塘潮水，而台上也长袖利剑交叉飞舞，三人如满台踏歌一道飞虹……那些招数早超出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范畴，倒像最奔放的群舞到了腾挪恣肆的技巧展示，把观众的心都撩拨到了亢奋点，不鼓掌喝彩都不行。

……

开场仅仅五分钟，一个个高难的动作，一个个惟美的造型，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加上高亢的音乐，顷刻间把观众的心都提起来了，好刺激，好兴奋，如潮的掌声如期而至，当是意料之中。但是，掌声过后，我们静下心来，再细细地想一想，那一拨又一拨的高难技巧，虽然做到了以技夺目，但是不是像汹涌澎湃的大潮一样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戏情，有一点喧宾夺主的味道呢？“技”这条腿长了，“戏”这条腿短了，一长一短，走路来就不太协调了。

戏曲何以动人？我觉得最高的境界应该是情，以情动人。

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致也！”（明代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序）。再繁复的动作，再高难的技巧，都是为戏情服务的。如果技巧脱离了戏情，对演出的整体审美效果有损无益，这种技巧本身越是高难精妙，对戏剧整体美和形象的塑造，破坏作用就越大。

在新版《断桥》中，除了用高难技巧营造火爆刺激的场面外，对人物感情的把握不是十分准确。白蛇一看到许仙，就是满腔愤怒：“我为他受尽千般苦，谁知他全无半点情”，“我与你风雨同舟结夫妇，谁料到今日里好姻缘变成恶姻缘。想那日端阳后你命

悬一线，我为你仙山盗草受尽颠连，你不该病好将心变，偷偷瞒我上金山”，后台除了传统乐器以外，还夹杂了小提琴、大贝司、爵士鼓等西洋乐器，使得音乐十分高亢，强化了白素贞对许仙的愤恨，可能脱离了本来的戏情。据我的理解，白蛇虽然是一个蛇妖，但在戏曲里已经人格化为一个贤惠善良的中国传统妇女，毕竟许仙只是一时糊涂，不是法海心存邪恶，她对许仙有一份深深的爱，淡淡的怨，所以这份怨是哀怨，而不是愤怒。

当然，新版《断桥》在演绎感情方面，也有成功的一面，尤其是这一段：“你妻原非凡间女，确实峨眉一蛇仙。成仙得道我不愿，只羡人间美姻缘。风雨湖上识郎面，一心与你成美眷。谁知我一往情深痴心一片，哎呀，许郎我的夫呀，哎呀，许郎我的夫呀，我痴情一片，却换得个你私上金山。纵然是一类，你待我何浅。谁是谁非，你问问心间，你问问心间。”音乐配合人物情感的变化，从低缓到高亢，高低起伏，富有变化，脍炙人口，余音绕梁，成为婺剧新的经典唱段。只是最后一个反问，语气过于强烈，这是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的口吻，跟老版《断桥》贤淑贤惠的传统女性形象有所不同，或许也算与时俱进吧！

新版《断桥》除了结构、音乐进行大幅改动以外，在服装上也作了不小的“创新”，吸收了敦煌飞天的服饰式样，并在表演上汲取了现代芭蕾造型。不能说敦煌飞天的服饰式样不美观，但作为戏曲的服装，一定要符合穿着人物的身份和处境，在一个乞丐身上，衣衫褴褛是一种“美”，华丽衣服反而是一种“丑”。老版《断桥》中，白蛇、青蛇的披裙里面，穿的是传统的褶子，具有一种女性的古典美；白蛇是散发的，背上还有两把剑，因为此前水漫金山，还是被法海打败，只有落荒而逃，完全符合人物的艰难处境。如果此时演员能够打油面，那就更加能够突出舞台效果了。而在新版《断桥》中，白蛇和青蛇的服装过于时尚和华丽，仿佛是来美丽的西子湖游春的仕女，美是美了，未必适合剧中人物的处境，演戏毕竟不是选美。

对于新版《断桥》的特色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唱煞白娘子，做煞小青青，跌煞许仙”，一个“煞”字，就是极点的意思，说得委婉一点是极致，说得直白一点是极端。在老版《断桥》里，白娘子的唱，小青青的做，许仙的跌，从技巧的角度来说，已经十分夸张，完全体现了婺剧文戏武做的传统，而新版《断桥》更是把它推到了极端，可能是十二分了。戏曲艺术讲究的是中和之美，内敛含蓄也好，火爆刺激也罢，总要讲究一个度，如果超过这个度，表演就过火了。“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，别看演员在舞台上挥洒自如，举重若轻，不温不火，应付裕如，这才是孜孜以求的艺术化境。“过犹不及”，如果是越火爆越好，演员不用去苦练“四功五法”了，努力加餐饭，身体棒棒的，把台板蹬得重一些就行了；观众也不必看戏了，不如去看杂技团的演出，什么空中飞人，什么钻火圈，那才叫惊险刺激呢！

当然，看戏如同吃菜，青菜萝卜，各有所爱。在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，一般人已经对戏曲的舒缓节奏失去了耐心，新版《断桥》加快节奏，以技夺目，能够让他们坐下来，并抓住眼球，激发掌声，可见导演的良苦用心，虽然从艺术角度上来讲，这或许是一种倒退，但从市场角度上来讲，确实获得了空前的成功；而对于像我这样喜爱乡土、崇尚传统的观众，反而觉得老版《断桥》可以静下心来，慢慢品尝，似乎更有嚼头。正如一位戏友说的那样：“看新版《断桥》就像喝咖啡，马上能喝出激情来；看老版《断桥》就象喝龙井茶，要慢慢欣赏，才能品出味道。”应该说新老版本的《断桥》各有所重，至少可以并行不悖，给不同审美口味的观众以多样化的选择，令人遗憾的是，新版《断桥》一出，风靡梨园，老板《断桥》从此就踪迹难觅了。

絮絮叨叨，只不过道出个人的偏爱，未必允当，敬请方家批评指正。（2010年3月14日）